

第三十二课 伏藏法流露与真假之辨

〔财旺诺布 17-19 岁（1714-1716 丙申火猴年）·吉隆愤怒莲师闭关 | 地点：吉隆〕

上一堂课我们讲到，仁珍才旺诺布起初间断修行，后来生起厌离力、付诸实践，慢慢产生了一些征兆与受用。祂本是藏传佛教界有名的南卡虚空藏大师的转世；而虚空藏大师，在莲师授记里，是属于心意伏藏的一位伟大伏藏师。才旺诺布身为龙钦巴大师的转世化身，所以从小就有从心意中自然流露而出的伏藏。

但要知道，这种内心能自然流露伏藏法的情况，和一般没有此因缘、此能力，只是在定境中偶然产生的一些「相似菩萨法」或「相似正见」的情况，是不一样的；只是很多人难以分辨。所以在《山谷妙药》的传记里提到，祂在十七岁后期，内心开始产生伏藏法时的一些经历，以及对类似情况的看法。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教言、非常珍贵的叙述。

虽然是祖师对自己的勉励与修行观察，但确实点出了我们凡夫修行中极容易走入的误区。下面来看才旺诺布怎么叙述。祂提到，除了上次讲的取出白色丸子那部伏藏品以外，因为内心有些分别念——总觉得伏藏品应当要有伏藏授记的黄纸，或有诸佛菩萨大德给的授记预言，或伏藏品上要能显现一些特殊记号——而这些都是没有，祂便不知道这能做什么用，于是不太重视，最终遗失了。

其实很多伏藏品取出来时，不一定能马上知道祂的价值或特别之处。就像宝上师这次取伏藏也一样：好几次我亲眼所见，上师取出的伏藏石头，本身看起来并不特别。一般我们在网络上、照片上看到，大多数成就者取出的这类石头，至少是比较光滑、像水滴状、形状对称完整的。

但有时我看到宝上师拿到的石头，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特别的形状或特征，看起来就是块寻常的石头。包括在尼泊尔羊列秀那个山洞里取出来的时候也一样，不是样子很特别的那种。可是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上面会慢慢浮现出种子字，或浮现出一连串空行的记号、空行文字，这就比较特别了。

我自己亲眼在上师这边看过：有些石头拿出来时表面完全没有任何符号，拿回去隔天早上起来，背面就浮现出一些种子字与空行文字；或者上师带回去一阵子后，在自己的佛堂里，上面又渐渐浮现出一些符号。就像上师在尼泊尔羊列秀那个山洞取出来的石头，一开始上面当然有普巴的样子，但没有很明确的文字显现。祂有个特色，是非常香，殊胜的香味弥漫整个广场。

上师想用哈达、用布把祂遮盖起来，不让大家知道，却没办法——味道太浓，结果所有人都闻到了，上师也没辙。后来过了较长时间，上师透露：石头正面、背面都慢慢有藏文字眼浮现，背后也有空行文字、梵文字浮现等等，这是很特别的情况。所以仁珍诺布拿到那些丸子时，因为没有任何奇异征兆，也没有所谓伏藏黄纸的授记，便轻忽了。

我们常讲，莲师许多未来的授记预言，尤其是伏藏品的授记，都让益西措嘉佛母用桦树皮来书写。古代常用桦树皮代替纸张——桦树每年不断脱皮，脱下的皮一张张的，很容易在上面写字。桦树皮写字不易脱落、不易损坏，有一定的柔软性与弹性，所以古代很多人使用。

我们在许多仪轨里常看到「于某黄纸上记录」「从某黄纸中摘录」，这里的黄纸，其实就是桦树皮。我看过很多益西措嘉依莲师所写的伏藏黄纸，里面记述的文字非常少，可能只是一串、一句藏文，或短短几句话，甚至只有几个字。有时上面写的字是看不懂的，但祂主要是唤醒伏藏师本人前世记忆的一种启示，算是一把钥匙。

所以我们凡夫想单看这伏藏黄纸就去破解伏藏法，是不可能的。只有真正拥有过去与莲师在一起时的记忆——莲师生前将许多法门传授于未来的伏藏师，或在净相中传授，有过这样的经历——之后才有办法以伏藏黄纸的形式，将伏藏法显现出来。所以仁珍才旺诺布在十七岁那年，除了那颗白色丸子伏藏品以外，内心也在毫无思考的情况下，自然涌现出许多伏藏法的法语。

这时，仁珍诺布把祂写了下来，写成了《上师如意宝》。从这段话可以知道，伏藏法、尤其是心意伏藏，祂的起源不是刻意造作出来的。伏藏师是在没有任何分别、没

有任何内心造作的情况下,自然涌现出这些词句;并不像我们写作文、写作品时那样,反复思考「我要怎么写、怎么做、怎么陈述」。

祂没有这样的过程,也不是灵光乍现、忽然想到一件事或冒出一个灵感。那些都属于内心的造作;凡是内心造作之下产生的法,都不是伏藏法,不是佛菩萨的法语,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习气、过去知识经验,再混合自己的分别念所产生的产物,和心意伏藏完全不同。心意伏藏直接呈现出来的内容,都是非常完善的:次第完善、内容完善、词句完善,不需再作任何修饰整理,就是直接浑然天成。

当然,有些伏藏法的词句或咒语呈现出来时,不一定符合当时人的观念,或不一定符合我们所受限的知识。这在过去许多大伏藏师的历史里都有过。取出的伏藏,其词句或咒语内容,有时不符合大家的认知。

有人会觉得这词句不对、不该是莲师时代留下的、应该是现代才有的;有人会认为咒语的梵文文法形式不合、不如法,或里面某些咒语的名词、上下字组合方式,从梵文角度看不对,种种质疑。但真正的伏藏法,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?当然有。

只是其中必有祂的用意、祂的加持在。这属于佛菩萨的境界,我们不能妄加评论。就像最近我和好几位师兄弟在聊《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》。

这经有两个版本,一个叫《光明八阳经》,一个叫《天地八阳经》。我们现在、大部分人所念诵的汉文《天地八阳神咒经》,其真正的名字其实叫《光明八阳经》。而真正的《天地八阳神咒经》,内容阐述的是释迦牟尼佛如何调伏天龙八部,里面许多咒语并不太符合梵文文法的形式。

当初我研究《天地八阳经》时,也遇到过这方面的疑问。宝上师的回答是:本来就没有一条咒语一定得用梵文文法。佛有无量智慧、无量广遍的神通,有语自在的大成就。

祂在世时,同时面向一切众生说法,每个众生听到的,都是自己根器、自己智慧所能了达的;每一类不同的众生——人、阿修罗、罗刹、龙王等——听到的,也都是自己的语言所形成的佛法语。本来就没有说,佛所讲的法语只有用人类的梵文才能记

录。有些经典里就记载:除了人类会用文字记录佛陀的法語,现场听法的众生里,龙王用龙王的文字语言记录、罗刹用罗刹的、天人用天人的、仙人用仙人的。

所以佛经流传下来,本就有不同道、不同种类众生的文字语言所记的版本。所以《天地八阳神咒经》在调伏不同类型众生时,依据的可能就是与所调伏对象相应的文字、语言所阐述的咒语,不一定都用梵文。这也是大家很少注意、很少知道的。

所以佛教、佛法里许多内容,大家认为「这个不对、那个不好」的种种想法,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缺乏广大知识涵养时,所生的狭隘见解。从古至今,常有一些所谓「研究人员」、一些有名声的名人,在研究佛经、佛教历史时,因为对许多事情、许多知识了解不完善,就擅自下定论,而这类定论大多很容易出错。最简单的例子,就是对密法起源的讲述,这一点其实已经被推翻很久了。

早期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都说:密宗是佛教与印度教、婆罗门教结合后,在犍陀罗一带慢慢转变、密教化而形成的,大概在七八世纪之后才开始。但现在所有考古证据都推翻了这个说法:所发现的密宗佛像、法器、乃至法語等,都远早于七世纪——五世纪、三世纪、一世纪的都有,不断被陆续发现。但很奇怪,如今也没有人出来明确推翻旧说,很多学校、很多论文里仍继续沿用这个极大的谬误。

同样,伏藏法里许多要义有祂存在的缘由,但以我们狭隘的知识,很难分辨。不要说我们凡夫去推断分别伏藏法,就算是成就者,也有可能讲错话。藏传佛教史上,民间确实盛行过假的伏藏师、假的伏藏法。

所以许多成就者为了辨明,参阅了大量资料,制定了一些辨别方式来作观察。但后来渐渐发现,没办法用同一种概念去推论所有的伏藏。就像第五世观音尊者,当年对某位大师所取出的普巴金刚法门,觉得里面一些咒语、内容不符合梵文、不符合佛陀时代应留下的文字记录,于是作了一些怀疑的论述。

结果后来被上师批评:这千真万确是莲师传下来的密法,里面的咒语虽不是以梵文文法形式呈现,但这是佛菩萨无欺诳的语加持,必有其用意;你这样批评,是很不好的,造了许多恶业。后来第五世观音尊者知道后也忏悔,但已经来不及,话已出口。所以后来有许多传说认为:第六世直到第十三世观音尊者,每一世的转世都过得比较

惨——第六世直接被罢黜，第七世也历经许多波折，后面几世甚至有夭折的、被贵族挟持的，大多不太平顺。

大家认为这就是因为当年对那部伏藏法的批评。所以对伏藏法的真伪，我们凡人更不该随意评说，这不是我们能理解的范围。就算成就者也可能有失误，我们都要以清净心看待。

总之，《山谷妙药》里提到，仁珍才旺诺布集结了这部心意伏藏，后来觉得没什么用处，把祂全烧掉了。当时许多喇嘛、僧众都知道这件事。仁珍才旺诺布对这件事也有一些想法。

他说：现在很多人心中偶然出现一些感觉不错的法语，便生起傲慢心、生起错误观念，认为「我也取出伏藏了，我很厉害」。实际上，这是一种魔的障碍、魔所给予的。很多时候，魔障给的是糖果，而不是鞭子；当你对某处有向往、有善恶喜好的分别念时，就很容易受到魔障干扰。

但这里讲的魔障，也是我们自己的烦恼、自己的无明与业力所产生的，不是指有什么鬼、什么神跑来故意障碍——就是我们自己的烦恼。有些人当下其实心里也知道「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」，却不想明确承认，还告诉自己「我就是很好、很厉害，我已经有伏藏法语出现了」，不断自欺欺人。所以仁珍才旺诺布说了一句话：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就是从小非常相信上师的教言与指示。

因为我视上师的指示为最高的一切，所以不会因为内心产生了这样的伏藏法名字与内容就去相信祂。所以不管当时留下来的那些伏藏法偈是真是假，我都无所谓——我有上师的教言，有上师给的授记与指示，这就够了。虽然如今我们会觉得可惜：那么多珍贵的仪轨、教法，就这样一把火烧掉，没能留给后世众生。

一方面确实可惜；但另一方面，仁珍诺布以这样的行为，去破除我们大部分佛教中的一些弊端，作出了非常简洁有力的反击。祂以身教带给我们一个严厉的指示，这非常殊胜。后面仁珍诺布又说：凡是类似这些事——内心生起伏藏、或取出各种伏藏法——真假很难完全辨别，而真正懂得如何辨别的人也非常稀少。

所以我们要依循佛陀、依循莲花生大师,以及过去赫赫有名的持明成就者、传承上师亲口所说的方式去作观察,不要用自己的想法。在还没成佛、还没登地之前,我们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都是误区。所以有任何决定、任何修行上的思路时,都要对照过去传承祖师、对照根本上师的开示:意义上对不对得上?

符不符合祂们所说的精神?是否如法?这非常非常重要。

每一句话、每一个义理都要如理如法,我们的修行、所走的路才不会走错。我们常常想一步登天、想走捷径。但实际上,越有这种想法,反而越浪费时间、越走弯路——绕一大圈回来,还得从原点重新出发;而这时,踏实听从根本上师脚步的人,已不知往前走了多远。

所以我们常说:脚踏实地的每一步,才是最快的接近。每一步都不走错、都谨慎取舍,这样每一步都是在进步。一直东想西想、分别念很多,想这样做、那样做,觉得这样是不是更好、那样是不是更快——分别念多时,时间大多浪费在这里,而且越纠结,心越容易动摇。

最后想着「我还是照着走走看,搞不好走着走着就有成就」,于是又花大量时间做许多无意义的事:表面看起来良善、如法,实际上并不正确,也没太大意义,到头来白白浪费了暇满人身。过去佛菩萨、高僧大德留下来的话,没有一句是啰嗦、没有一句是废话,这些教言都是在修行途中为我们指明方向。所以上师常鼓励大家多看、多了解这些法语,用意正在于此。

仁珍诺布后面又说:这类事情,很多时候只是修行中气脉循环所产生的一些相而已;自己心里知道是这样,并且不执著。若能这样,就不容易被魔障或错误观念迷惑。所以有时候,如果我们的心的自律、掌控得不好,修法中出现许多净相反而可能是很大的障碍。

大部分障碍都源于我们对人事物的执著;同样,我们对法、对境界的喜好仰慕,一旦过于偏执,也是一种障碍。所以,祖师仁珍诺布虽从十三岁起内心就不断显露许多心意伏藏,却没有特别重视,反而更珍惜传承上师给自己的教言,觉得这更珍贵、更好。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,祂说自己很幸运,没有被这方面的执著迷惑。

后面仁珍诺布也批判了当今许多假伏藏师、或类似伏藏境界的人。他说:现在很多人修行,心生种种虚妄、不切实际的想法。一方面心里有强烈诉求,希望赶快见到佛菩萨的样子、希望他们出现在自己面前跟自己讲话;有了这种希求,内心却没有把「我为什么修行」这个目标扎稳。

反复这样想,再加上内心的修饰、刻意的分别虚构与渲染,就会对外宣称:我看到佛了、看到佛菩萨了,他们跟我讲了什么话、要我去做什么事。这就是所谓「妄说上人法」,是口业中最深重的罪业,也可以说是一种借法造业的恶行。这业力会让我们长劫、多劫住于无间地狱,感受种种痛苦,是极大的罪业。

所以仁珍诺布忠心劝告大家:不要做这样的事,不要随便讲这种话。如今社会上、许多地方仍能看到这样的人:说自己被什么佛附身、被什么菩萨降神,然后看得到什么、看不到什么,自己乱写一堆有的没的让人念、让人照着做。这是非常不好的,既伤害自己也伤害他人。

所以,若遇到不认识的伏藏师、成就者或佛,一定要向自己的上师咨询,以上师的意见为主。有些人就算咨询了上师,还会想「我这上师大概是嫉妒别人吧」「大概是不想我去接触那么好的人吧」,起种种奇怪的念头。有时上师观察到弟子现阶段分别心较重、想法还不稳固、不适合接触,可能暂时以方便说「这个可能没那么好,你先别去接触」;这是有可能的,但不管怎样,一定要相信自己上师给的指示。

没有一个上师会想害自己的弟子。我们常讲三昧耶戒是双环绳一般的,不是只有弟子要守,上师也要守:弟子犯错,上师同罪,要一起堕地狱。所以没有一个上师会为了刻意害弟子而害了自己。

因此我们要养成习惯:遇到类似问题一定要咨询上师。仁珍诺布说:我虽然从小到大出现过各式各样极殊胜的净相——佛菩萨的显现、天龙护法的显现——但内心从来没有对此起分别心或不好的执著。他说很幸运,因为前世好好修法修行、累积了福德果报,所以今生能遇到根本上师、能对因果有非常明确的信解。

「并且我善良的习气也有所觉醒,对这一生的荣华富贵、种种享受,毫无希求;不会为了让这一生舒服一点、快乐一点而作任何追求,因为我知道世间没有一样值得

我去追求的。就算见到那些显现的净相,我也都观为如梦如幻,深知如幻的道理。」

所有净相都源自业力与因缘而生,所以不必过分执著。

若因过分执著而深陷魔障的泥潭,只会白白浪费好不容易得来的暇满人身。仁珍诺布后面又就这件事继续阐述。他说:如今看到很多福报浅薄的人,修行上的障碍也多。

有不少人一开始听成就者传记里那些奇特神迹、事迹而受感染,便贪求得到类似的净相。大部分是看到过去传承祖师出现某些神通、遇见天龙鬼神、得到授记等,就对这方面生起渴仰心,希求这样的境界。所以许多传承祖师、许多高僧大德关于这方面的传记、事迹,都放在密传里,而不放进公开传记。

一方面是认为:在你心还不坚定、还没有对修行有正确认知之前,去看这些密传内容没有太大帮助,反而只会增强执著与烦恼,影响修行。所以才要用秘密的方式,把这方面的内容隐藏起来。这里也提到:正因为很多人对这类事情特别感兴趣,便贪求得到相应的成就;或者修持相关法门一段时间后,格外想求这方面的神通能力;又或者没经过深刻修行、对轮回教法也没有很好的理解,却希望出现大成就者般的大神通。

有了这些想法后,自然也会在梦中或修行觉受中出现一些吉祥征兆。于是很快生出强大的执著,到处向人炫耀「我有怎样怎样的功德」。但炫耀境界大多没有结果:炫耀完了,自己内心没有任何改变,证量没有提升,智慧没有增长,对轮回也没有更深的出离心。

这样大费周章、浪费大量时间在这种事上,一开始还讲述这些没有意义的征兆;结果周围相信自己的人、师兄弟等跟着煽风点火,自己就更觉得「我真是个人物了」——有佛菩萨帮我授记、有这样那样的情况。然后又开始替身边好友授记:「你前世是某某菩萨转世」「你前世是某某伏藏师」。就像癌细胞一样,不断向周遭扩散。

或者看到别人也出现好征兆时,心生嫉妒,觉得「我才是最好的,别人不该有那么好的境界与成就」,或觉得别人的征兆好像比我的还厉害,傲慢、嫉妒全掀起来,甚至

觉得佛菩萨、上师好像对那个人比较偏心,给我的征兆没那么好。诸如此类,希求神通征兆而忘了求出离心的事常常发生。若发现自己有这样的问題,就说明内心已升起极大的魔障。

这不是说「我做错事、破了戒,就一定诸事不顺、马上恶梦连连」;有时业障很重、破了戒之后,反而会出现好像很好的梦境与征兆——这才是真正的大障碍。所以,了解佛法教理、坚固自己内心的初衷,非常重要。不管出现怎样的征兆,都要再三提醒自己:我是来求出离轮回的,我是来希望证得菩提果位、利益众生的,我是来成为佛菩萨的法王子、承担如来家业的。

再三反问自己、再三强调。要知道,我们这一生的一切都绝对无常,如同做梦,迟早会醒,都是短暂不久长的;包括这些征兆也一样,只是无常的产物。如今能过安稳的生活,是过去修福所感的果报;我所遇到的一切痛苦、不顺心的事,都是前世所造恶业所感。

所以我要对因果报应有极大的信心、非常确信,明确地断恶修善,坚定自己的意念。这样才能脱离魔障,真正进入解脱之道。如果执著这一生为实有,只要在这执著上随意添加一点东西,就会自然而然无限膨胀,后面甚至在毫无根据之下乱说「我已见到佛菩萨、我得到授记、我有神通、我能取伏藏」。

这样的人,就是魔障已经完全侵扰了身心,是会堕落的。很多人以自己修行产生的征兆、或对法的一些见解,去霸凌、欺压其他师兄弟,这也非常不可取。所以修行中有没有产生征兆,并不代表「我征兆多就比较容易成就」——并不会。

某种程度上,净相越多,有时反而更耽误自己的修行。当然,如果为了某些修法而必须要求达到某种征兆,那我们内心当然要祈祷、希望能尽快出现。但初衷是什么?

是为求解脱,是为证得菩萨道,是为利益众生;我要成为三宝的继承人,不让自己成为让三宝蒙羞的罪人。要时时提醒、反省自己,不要把过错都推给别人。人世间修行路上,自己的敌人绝大多数是自己,而不是他人。

祖师后面又说:这种行为的人自古以来非常多;而在未来,因时代变迁、因缘变化,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。这是仁珍才旺诺布对未来的一个授记。以现在来看,的确很多。

所以今天的修行,一定要坚持信受因果、不刻意执著这一生。如果不能了知因果、不能知道轮回的过患,内心生不起真正的定解,大多会出问题。这也是因为我们前世没有修福修慧,又被恶友影响。

有这样的问題,但又能察觉,就非常好,要作忏悔。若能在结夏安居时忏悔,更是最殊胜的。我们完全不必担心「自己做错事、造了业」这类问題,关键是愿不愿意忏悔、愿不愿意反省、愿不愿意改正。

在凡夫阶段犯错本是正常,不犯错已经非常难得可贵——那几乎快到解脱道了。所以要努力忏悔,忏悔要作为终生的功课,直到成佛之前都不能间断。仁珍才旺诺布说:能真心诚意、不断努力去净障悔过的人很稀少,真正的修行人也很难做到。

心生悔意的人也许还算多,但能真正在上师面前发露忏悔的却非常少。如果只是般小事,没在上师面前发露,罪业还算小,没什么;但若犯的是重罪,不趁上师在世时当面向上师发露忏悔,这罪业是没办法消除的。我们都知道,修忏悔一定要具足四种对治力,其中最后一个,就是防范自己再次造业的心力。

想加强这种能力,向上师发露忏悔非常有力。祖师又说:我从前也听闻过一个人,在持明大师热那林巴面前认错,忏悔自己假冒伏藏师的事。对这样的事,我没有任何愤慨、嘲讽或不善的想法,反而非常随喜赞叹。

我虽然听过很多伪造、假冒的事,但真正愿意以对治力真诚发露忏悔的人却很少听到,这是非常令人悲欣交集的。所以要知道:忏悔自己的过错,不是一件丢脸的事;从修行、从佛法的角度讲,这是值得赞叹的。仁珍诺布自己就是这样认为。

我们要随顺祖师大德的观念:比起称赞什么境界、神通,更值得赞叹的,是愿意忏悔、反省自身罪业。这两者,哪一个更容易接近成佛、接近解脱道呢?当然是愿意发露忏悔。

但祖师后面又说:我们自己没有神通,不知道别人的行为作为究竟是怎样的情况,所以没有资格、也没有能力去评断他人的是非。那有没有谁可以评断呢?有——自己可以评断自己。

因为自己最了解自己:自己做了什么、过去到底做过哪些事、隐藏了什么,自己非常清楚。所以要评论、批判、清算的,是自己;要对着自己来。不断观察自己的一切过失,观察自己过去所造的一切罪业,反复忏悔。

并且内心要坚住:不执著此身,这一生的一切都只是一场幻化。我们为了求解脱,是为了什么?这要反复在内心再三强调,每天时时刻刻提醒自己。

前面这些内容,就是仁珍诺布非常真诚的一个劝告,非常重要。后面仁珍诺布又说:我讲这些,并不是为了攻击谁、批判谁;我纯粹是非常怜悯如今许多非法的修行人——他们的行为作为并不那么好,会伤害自己的法身慧命,我非常同情这样的人。另一方面,我相信佛陀所讲的一切佛菩萨,他们利益众生有无量无边的方便,所示现的形象不限于清净相,也会有不清净的种种形象:凡夫相、做错事的相、堕入地狱恶业者的相,都会有。

利益众生的善巧方便本就不可思议、无量无边。因为我了解、相信这个道理,所以那些伪造的、假的、看似做错事的人,也有可能是佛菩萨刻意幻化的示现。所以我对他们也发起清净心,不生起任何憎恶或厌烦。

祖师这一段话,对我们修行是极其重要的教导。我们修行的误区,往往就在这些看起来不特别、不玄妙高深的道理里——我们忽略了这些根本。也许在社会上,为了不受种种伤害,我们需要一些保护自己的手段;但在修行上,自己对上师、自己对自己,一定要诚恳、真诚,不要把用在世俗的手段用到修行上、用到上师身上、用到自己身上。

所以常说,修行前要做好一些预备:调整好身心,放下自己身为「人」、身为现在这个身份的执著,这很重要。每次修法前都要反复提醒自己、端正心态:从修法的当下起,我不再是我所认知的这个人,我不是谁,不是某个地位的人,不是某个家族的人,

也不是这个名字的人——都不是。除了是一个在轮回中无尽漂泊、孤独无明的灵魂以外,我什么都不是。

以这样的心念去修行修法,才是最如法的。后面开始讲到仁珍才旺诺布十九岁。十八岁这里似乎没有提到,目前没看到十八岁的记录,直接跳到十九岁。

《广传:奇妙信海》与《山谷妙药》里都提到祂十九岁的一些事迹。传记说,在一七一六年、火猴年,祖师十九岁时,想在虎穴圣地闭关修持愤怒莲师,却因恶友的影响而未能成行。这里讲的「恶友」也很重要。

虽然戒律与许多教诲常鼓励师兄弟之间相亲相爱、互相勉励,但毕竟还有烦恼,难免会有人给别人带来不好的影响。恶友不会长着獠牙、张牙舞爪,也不一定看起来像流氓、像坏人;相反,修行中的恶友,往往最多的,是自己最好的朋友、最亲密的家人、或自己最喜欢的人。这样讲,并不是要挑拨离间、洗脑,而是:如果我们相信因果、相信解脱道,就要知道,修解脱道必不可缺的条件是什么——是一颗勇往直前的心,是明辨善恶的能力,是能抛下种种五欲享受、一心努力如法修持的行为。

但有时身边这些人的一些动作、行为、说法,会影响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或判断。我正准备修行,旁边的人忽然说「我们去放松一下、去吃个东西吧」,于是就想「好吧,晚点再修」;一天两天下来,久而久之就养成了懒惰的习气——这样的人,就算是一种恶友。或者我想多读些祖师大德的传记、多听成就者的开示,旁边的人却说「有部电影不错看」「有什么好玩好看的,我们去看」。

凡是偏离我们修行心念、能把我们带离解脱道修持的人,从这个角度看,都算恶友。所以真正的善友,通常不是哄我们的人,不是给我们许多好处的人;能真正鞭策自己、在修行路上强推自己一把的,才是真正的善友。但这样的善友少之又少。

就算我们知道这样做对他人有帮助、是对的,基于种种原因,有时讲正确的话也没人愿意听。听的人也没办法马上接受,觉得「这话很刺耳,让我没面子」。大家都不想当坏人——明明这样才对,却不想得罪人、不想当坏人,所以也不方便讲。

于是有些人虽想当善友也当不了。这就是我们末法时期修行人所面对的处境。所以即便是传承祖师,也都有被恶友影响的问题。

因此许多高僧大德的教诲都说：对师兄弟、对同坛城弟子之间的关系，要「平淡如水」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，并不是一定要热络才叫好。从修行的角度看，能维护双方的三昧耶戒、不起任何纠纷、不干预彼此每天的修行进度与修法，这就是最好的善友。

不需要每天一起吃饭、无话不谈、多么亲密相处。能互相在正道上推进行，这就是最好的；而且情感上平淡如水的好处，是不容易心生烦恼、不容易犯三昧耶戒。当然，最好的善友，就是自己一个人——因为他人的行为我们永远无法掌控，而自己可以掌控好自己；而且独自一人比较不容易心生贪恋，对轮回诸事也比较容易生出离心，比较能看清实相。

我们在人群中时，常常没办法明确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、修行的意义在哪里，这时就像迷失了；甚至每天的功课也变得拖沓、拖延。所以在独自一人的情况下，不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。自己当自己的善友，其实是最好的。

所以过去大部分高僧大德都鼓励大家独自一人修行。所谓独自一人，并不是要抛下所有世俗关系——关系可以在，但不必事事都去应酬每个人。人与人之间若真有深刻的情感，就算十年、五十年不接触、不联络，情感依然存在。

情感不一定要靠长时间维护才能延续；若非得如此，这种情感本身也不真实、不坚固。而且人生短促、无常迅速，把一生大量时间耗在经营这些情感上，也很浪费。所以只要是修解脱道，独身并不只是出家人的要求，而是对所有修行人的要求。

当然，独身的意义，也不是要每个人都跑去山洞躲起来，而是自己内心要真切切地能够放下，随时随地依法而行，不忘修行的初衷。而在无法长期坚守、也没有很好条件的情况下，至少每隔一段时间，都要抽出一定的空闲，让自己独自一人专心修法，这很重要，也是必要的，更是仁珍传承祖师大德劝告的事。身为仁珍传承弟子，每年至少要闭关一次。

这不只是对我们这些凡夫弟子的要求——看才旺诺布的传记，从头到尾，祖师自己也几乎每年都在找时间闭关。不管多繁忙、有多少事情，祂每年至少都会空出一定时间闭关。一位已登地的大菩萨尚且特意安排闭关的时间，何况我们凡夫？

我们有更多世俗琐事的干扰、更容易退转、更多无明分别的杂染,所以其实更需要闭关。后面传记提到——这应是《山谷妙药》里的内容,后来被摘录进《广传》——祂去了吉隆地区,在那里建了一间小禅房,称作修持愤怒莲师的小关房,在此修持空行母的法门。但祂说,这时自己的心态不太好。

祂说这时对征兆有些期待,于是很专注地持诵咒语,却忽视了口诀教授,产生了许多缺失与过患,以致没有产生任何吉祥的梦兆或感应。但才旺诺布后来又认识到:不管我念诵多少咒数、修持多少数量,所念的每一句咒语、所修的每一个法,功德都不会虚假,绝对会有。当然,能专心一致地修持,功德最大;就算是散乱的心、甚至无目的地念诵,也还是有一点念诵的功德在。

不论如何,这功德确实实是有的,这是因果不虚的真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,才旺诺布这时就算没有出现任何征兆、没有产生任何觉受,也没关系——我已经修持过、好好念诵过了。但因为带着傲慢心、或过分期待的心去禅修,修持咒语时又心神不专、非常散乱,这样是没办法期待任何征兆产生的。

所以祖师说:修持任何本尊法、作任何咒语修持时,一定要避免分别心的干扰。祖师也说:虽然这时自己对圆满次第的修持已有粗略了解,却还是犯了错误。所以祂坦然接受自己所犯的错,并反省,下次要避免这样的问题、更专心努力。

修持期间,祂因自己的懈怠而生起反省、生起许多懊悔,唱出了许多无常道歌。而在这期间,祖师也常在梦中梦到一些伏藏法埋藏的地方,知道了较多伏藏埋藏的地点,并得到一些预言;但因缘条件不具足,无法进行取伏。不过祖师虽这么讲,实际上我们在其他仪轨里,还是能看到才旺诺布修持中有很好的净相产生。

在《密慧佛母》大仪轨里,有一首关于《密慧佛母心要》的金刚歌,叫《大乐云聚》。这首《大乐云聚》金刚歌,正是仁珍才旺诺布十九岁秋天、还未满二十岁时所作。祂说,有一天祂在河边安住时,金刚瑜伽母于后半夜显现为一位妇女的形象,出现在祂面前劝请。

于是祂在当天——猴月初、也就是秋季,应指九月——九月初十莲师会供日的夜晚,写下了这首金刚歌。所以其实这时,祂是亲见了金刚瑜伽母的。所以对于祖师大

德所讲的这些,我们要知道:很多时候是祂们的谦卑自持,或刻意放大了自己一些细小的缺失与错误,而不是真的像我们凡夫一样有很大的过失。

若真有很大的过失、真的做得很不好,也不会有能够亲见本尊的功德。后面祂也讲了,为对治自己的懈怠——祂对自己那些懈怠放逸的行为感到很懊恼——于是发誓,并给自己立下一些誓言,安排自己从此每天要做一些不间断的基本功课:每天必须修持上师瑜伽法、心咒、六字大明咒等,还要修持宝瓶等法门,成为每天必做的功课之一。当然,祖师又认为自己精进不够,所以还是常感相当懊悔难过。

可见,大菩萨也是不断在自己的功课上加强、勉励,甚至给自己增加功课——这不算刁难,而是自我要求。何况我们凡夫,每天该做多少功课?这种做功课,不是因为凡夫才要做那么多,而是身为一个修行人,本就需要做这么多功课。

看仁珍才旺诺布自己也一样,每天所做的功课数量很多,不只是得到一个伏藏法灌顶后所要求的基础课诵而已。祂每天连加行部分都做上去,还有生起次第到圆满次第、上师瑜伽,以及六字大明等咒语的咒数,每天都在行持,所以功课其实非常多。所以祖师大德都是这么做的,我们就不能再抱怨自己功课多,要尽量努力去做。

我们做不到祖师大德那样的程度,但至少三昧耶戒、出离心要坚守;功课绝对不要断,尤其不要一直停在「保底」的阶段。人生苦短,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,每一次修法、每一次做课都要珍惜。所以趁有时间、有能力、有心力、能够自主的时候,一定要好好把这些功课从头到尾做一遍,详细地做、发自内心诚恳地做,这非常重要。

好,今天就先讲到这里。